

# “庚子首义”历史文化资源开发的实践及意义

蒋斌

深圳市中英街历史博物馆 518081

**摘要:**为弘扬孙中山先生爱国精神,缅怀革命先烈,保护本土历史文化资源,“庚子首义”历史文化资源开发利用工作,得到了长期坚持和积极投入,通过大胆探索和实践,在学术研究、历史遗迹保护和项目开发建设等方面均取得了可喜成果,且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。

**关键词:**“庚子首义”;开发实践;现实意义

三洲田位于梅沙尖山脉(今属深圳市盐田区管辖),它靠山面海,地势险要,易守难攻,可攻可退,因为这些特殊的地理条件,此地曾是“庚子首义”的爆发地。据记载,1900年10月6日,以孙中山为首的兴中会联合三合会等六、七百人在三洲田马峦头祭旗起义,将枪口直接指向腐朽的清朝封建专制统治者。起义军分两路进发,一路袭击沙湾和新安县城的清军,另一路向东部沿海挺进,起义军在佛祖坳、镇隆新圩等地连战皆捷,势如破竹。在短短的几天时间内,起义队伍迅速发展至二万多人,震撼了清朝封建专制的统治,但终因后援不继遭遇失败。由于这次起义打响了反清武装起义的第一枪,时处农历庚子年,故称“庚子首义”(当时三洲田属惠州管辖,亦称“惠州起义”)。这次起义对于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具有里程碑意义,对于中国近代历史具有划时代的意义。孙中山先生高度评价:“革命风潮自此萌芽矣”!

“庚子首义”是孙中山先生等仁人志士给当地留下的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。为弘扬孙中山先生爱国精神,缅怀革命先烈,保护本土历史文化资源,自深圳市盐田区1998年建区开始,“庚子首义”历史文化资源开发利用工作并得到了长期坚持,积极投入,通过大胆探索和实践,在学术研究、项目开发建设等方面均取得了可喜成果。

早在2000年,盐田区就联合新闻媒体策划并成功举办了“重走庚子首义路线”活动,沿途进行了采访报道和文物征集活动,通过对历史资料、文物实物和历史图片进行筛选整理和专家论证后,在中英街历史博物馆推出了“孙中山与三洲田起义”专题展览。同年还拍摄了电视散文片《三洲田赋》,并在中央电视台播出。这些活动既对“庚子首义”历史研究和开发利用进行了初步尝试,也对这段重要历史进行了很好宣传推介,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,为后续更深入地开发工作奠定了良好基础。

2001年,盐田区出版国内首部研究三洲田庚子首义的学术专著——《“打响世纪第一枪——三洲田庚子首义记略》,作者系资深学者刘中国先生,全书分八章,共55万字。该书将“庚子首义”的领导者孙中山先生和“庚子首义”与鸦片战争后的中国历史背景紧密联系在一起,多方面地穿织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中国、日本乃至东西方世界的发展变化,在更为广阔的历史舞台空间上,真实呈现了孙中山先生复杂的心路历程及其策划的这场起义。该书不仅洞悉了历史进程中的偶然性和必然性,同时向我们呈现了“庚子首义”的策划者、指挥者身上所具有的领袖气质、爱国精神和坚定的革命信念,以及“庚子首义”所具有的历史价值。该部专著为后续项目开发建设提供了可靠的理论支持。

2005年,由于三洲田片区整体搬迁,盐田区从传承历史出发,将三洲田南向山脚下、盐田港后方陆域的东港小学改建成庚子首义中山纪念学校。这是一所具有光荣革命历史的学校,此前就已经发生过两次重建。据史料记载,辛亥革命成功后,为纪念“庚子首义”中牺牲的烈士和怀念支持革命的三洲田乡亲们,孙中山先生

委派副官携带巨款赶赴三洲田慰问起义遇难烈士家属,重建了被清军放火烧毁的三洲田村庄,还在村子里修建了一座纪念学校,以教育后人奋发图强。1925年孙中山之子孙科先生亲自为学校题写了校名:“庚子革命首义中山纪念学校”。1958年因三洲田修建水库,三洲田旧村落和纪念学校被水库淹没,后来当地政府在三洲田村第一次重建了校舍,1982年因校舍陈旧,在附近第二次重建了校舍并沿用至2005年拆迁。

通过努力打造,今天的纪念学校不论是校园风貌,还是办学理念均具特色。该校现有20个教学班,近千名师生,校园占地面积约一万四千平方米,建筑面积九千多平方米,设计大气,布局合理,功能齐全,设施完善,融现代简约式建筑与革命历史内涵于一体,在繁荣的盐田港区中,显得清静秀丽、生机勃勃。校园入口广场树立了孙中山先生铜像,教学楼正面增设两幅大型浮雕,其中一幅反映1925年孙中山先生之子孙科先生向学校赠送牌匾的场景,另一幅则再现了“庚子首义”主要历史场景。校内还专门开设了庚子首义中山纪念学校校史陈列室,这在国内小学校当中是不多见的。陈列展览以珍贵的历史资料、历史图片、文物实物和雕塑等形式,生动地再现了三洲田庚子首义的历史背景,重点反映了纪念学校的百年历史变迁,其中所展示的于2005年出土的纪念学校校徽是最为珍贵的文物。该校秉承中山先生遗志,“谋建设培人才为富强根本”,“博学”,“奋斗”,教学效果提升显著。今天的庚子首义中山纪念学校已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发展时期,这朵奇葩将在特区教育的沃土上绽放更为绚丽的光彩。

2005年,盐田区政府将三洲田旧村落遗址(含纪念学校遗址)、打鼓岭石墙两处与“庚子首义”有关的历史遗迹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。三洲田旧村落遗址原由上围、下围、南坑和阮屋等七个村庄组成,为客家人聚集之地,1958年因建水库而淹没在水中。1999年春天因水库干涸,三洲田村落遗址露出水面,经现场初步测算暴露出水面的部分遗址面积约有一万五千平方米,主要建筑遗迹有:住房、打谷坪、道路和学校;散落于遗址中的石制建筑构件有:门楣、门墩、石柱、柱础;生产加工工具有石臼、石磨盘等。打鼓岭石墙位于三洲田打鼓岭上,据传该石墙是清朝早期当地群众为抗击海盗所建。后至1900年孙中山先生领导的“庚子起义”曾借作望哨和练兵场,再后又用作抗击清兵掩体。这些保护措施使当地“庚子首义”历史文化资源从法律、法规层面上得到了有效保护。

2010年,庚子首义纪念馆在东部华侨城茶溪谷风景区建成并对外开放,该馆位于三洲田水库边,靠近水库中的三洲田旧村落遗址等“庚子首义”遗迹,陈列面积多达七百平方米,展览以详实的历史资料、珍贵文物实物、历史照片和影视资料,较为全面地反映了“庚子首义”的历史,在一些灯光、音响和影视等科技特效应用方面,展示了展览设计方面突出的现代特点。该项目难能可贵的是全部由企业投资建设,既体现了企业对于“庚子首义”主题项目开发的重视和参与,也因此体现这段历史在社会上的积极影响。

今年,又有孙中山庚子首雕塑园大型纪念项目完成建设,该雕塑园是盐田区投资兴建的重点文化项目,也是该区建区以来投资规模和建设规模最大的公益文化项目。该项目选址于三洲田岭坑山,占地面积近7万平方米,建设“庚子首义”纪念雕塑18组,总投资一千多万元。自2001年底项目正式启动以来,雕塑园项目得到了市、区政府和有关领导的高度重视,以及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,在深圳特别是在盐田区土地资源极为稀缺的情况下,划定近七万平方米的土地作雕塑园建设用地,并投入一千多万元作为建设资金,为园区建设提供了坚实保障。当人们乘车进入三洲田风景区,远远并能看到岭坑山上高高矗立、气势雄伟的大型主体雕塑“第一枪”,园区内所有十八组反映“庚子首义”历史的纪念雕塑群已全部安装完毕,雕塑园的整体面貌已塑造成型。该雕塑园主要采用了雕塑艺术和环境艺术相结合的形式再现了“庚子首义”历史,在雕塑创作方面,一是雕塑内容尊重历史,准确反映时代特征,注重反映本土文化特色,准确反映地域人体特点和习俗特色;二是雕塑形式力求丰富多彩,鼓励推陈出新,并做到既丰富又不失整体;三是雕塑根据内容和艺术效果需要,运用了石刻、铸铜等适宜户外长期放置的材料;四是注重营造雕塑的整体气势,细节表现力求精彩到位;五是雕塑设计讲究与自然环境的协调关系。六是景观环境设计为雕塑衬托和营造情景气氛;七是讲究生态保护,布局合理,配套完备。

整个园区的建设达到了雕塑艺术、环境艺术与“庚子首义”历史的完美结合。

“庚子首义”主题项目的开发工作仍在继续,如“庚子首义”纪录片即将开机拍摄。至此,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些实践活动本身及其成果所具有重要的价值。通过宣传媒体的密切关注和及时报道,“庚子首义”的社会影响已更为广泛,有利于我们学习孙中山先生振兴中华的爱国精神,缅怀革命先烈,向人民群众和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。“庚子首义”及其主题项目的开发工作已得到了广东省、深圳市台办等有关工作部门及台湾地区部分要员的高度关注,庚子首义纪念学校、庚子首义纪念馆、孙中山庚子首义雕塑园等陈地将与三洲田旧村落遗址、纪念学校遗址等“庚子首义”历史遗迹搭建起促进海峡两岸交流与合作的重要平台,有利于团结海内外爱国同胞早日完成祖国统一大业。这些项目还有利于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和增加当地旅游文化内涵,随着开发实践的不断深入推进,“庚子首义”主题系列项目将逐渐打造成为深圳东部新的特色和亮点。当今各地都十分重视项目开发建设,主题内容丰富多样,手法层出不穷,然而那些缺失文化根基和内涵的项目,仅能迎合观众短期的心理需求和视觉享受,而如“庚子首义”主题系列项目从本土历史文化资源发掘特色打造亮点的开发理念,无疑是可供借鉴的良好经验。

(上接第345页)

生活节奏比北方欢快,思想作风比北方开放,加上天造地设的山川逶迤之态和风物灵秀之气,就形成了活泼奔放的风格,而活泼奔放的极点便是怪诞以至虚无。加上楚国有悠久的历史,楚地巫风盛行,楚人以歌舞娱神,使楚地民歌中充满了原始的宗教气氛。后人概括楚国的文化为“信巫鬼,重淫祀”,这种崇尚巫风的习气,既有着夏商文化,又有当地土著民族的风俗习气。巫风在楚地无处不在,如楚灵王,史称其“简贤务鬼,信巫祝之道”,当吴人来攻。国人告急之时,犹“鼓舞白若”。不肯发兵。楚怀王亦是“隆祭祀,事鬼神”,把破秦的希望寄托在鬼神身上,最终为秦所败。贵族阶层崇信巫祭,在南方土著聚居的“南郢邑、沅湘之间”,更是巫风浓烈,“其俗信鬼而好祠,其祠,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。”(王逸《楚辞章句·九歌序》)巫文化对楚国审美风气的影响是明显的。楚地巫文化的特色即可以从《九歌》中反映出来,《九歌》共11篇,原是民间祭神的歌词,除了最后一篇《礼魂》是送神曲,每篇祭祀一个神。我们可以通过《东君》来了解楚地的巫风巫仪:东君是一位能给人带来光明与温暖,象征幸福与胜利的伟大天神。首先代表东君的巫仪出场,先唱东君降临前的景象,接着代表人们的群巫开始歌唱表达人们欢迎东君的心情,希望代表东君的主巫出场来接受人们的祭拜,紧接着代表东君的主巫开始退场。这种人神共处,繁华热烈的祭祀场面代表了楚地的文化特色。

其三、楚人的精神散发出浓烈的原始神秘气息。他们解释自然现象的种种变异,惯于用超凡的想象弥补知识的缺陷。楚人信鬼神是有史可证的,据《列子·说符》载:“楚人鬼,而越人机”,

《吕氏春秋·异宝》和《淮南子·人间训》也有类似记载。此俗不仅在民间。而且在统治阶级中也十分盛行。楚国历代君王信鬼祀神,提倡巫风,对巫风盛行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。楚成王信巫,曾以大神巫咸质,与秦穆公“齐盟”;楚共王立太子,卜之神;据桓谭《新论·言体》载,楚灵王本即一大巫,他简贤务鬼,信巫祝之道,祀群神,躬羽袂,起舞坛前。吴师来攻,王鼓舞自若。曰:“寡人方祭上帝,乐明神,当蒙神佑焉,不敢救。”吴兵遂至;楚怀王“隆祭祀,事鬼神,以获福助却秦师,而兵挫地削,身辱国危。”可见,楚人举国上下均迷信鬼神。楚国的大巫往往身为国家重臣,如王孙圉答赵简子云:“楚之宝者为观射父……又有左史倚相……”,观射父和倚相都是当时楚国的大巫,他们被奉为国宝,可见巫在楚国的地位何等尊贵和显赫。

同时也由于以上诸种主客观因素,导致了楚巫风久盛不衰。至今,湘西苗族等民族聚居地区,仍长期保持着,因为苗人相信人间的祸福全由鬼神来掌控。至今也仍可从湘西苗民酬神神的宗教仪式中得到反映。可知,古楚巫风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沉淀下来,积成深厚的文化层,这便是独具风采的楚巫文化。

#### 参考文献:

- [1][汉]:刘向.《战国策》,山西古籍出版社,2006年版p201.
- [2][东汉]:班固撰《汉书》浙江古籍出版社,2000年版p591.
- [3][7][8]《楚辞补注》同上.
- 西南民族大学科研基金资助项目,项目编号: CX201167